

BLACK HAWK DOWN

黑鹰坠落

[美] 马克·博登 著 崔喆 译

美国特种部队史上惨痛的兵败

美国经典战争小说纪念典藏

改编自该小说的电影荣获奥斯卡、美国电影学会等多项大奖

BLACK HAWK DOWN

黑鷹墜落

[美]马克·博登◎著 崔喆◎译



長江出版傳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黑鹰坠落 / (美) 马克·博登著; 崔皓译.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354-9859-5

I. ①黑… II. ①马… ②崔…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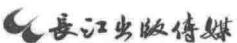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1278 号

责任编辑：陈俊帆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颜森设计

责任印制：邱 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18.75 插页：2 页

版次：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71 千字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序 手足之情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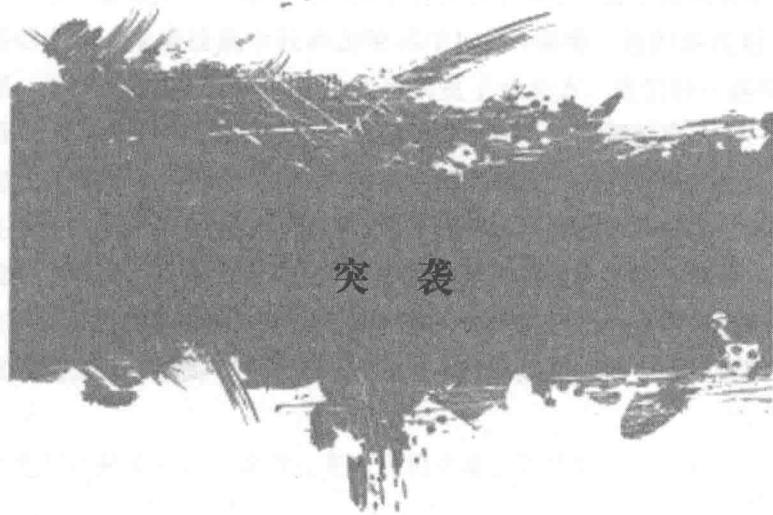
突袭 / 1

黑鹰坠落 / 61

沦陷 / 117

阿拉莫之战 / 175

N.S.D.Q 暗夜潜行,永不止息 / 229



1

起飞那一刻，马特·埃文斯曼默念了一遍祷词。此时的他正蜷缩在两名机组成员座位之间的一道狭窄空隙里，两条长腿的膝盖几乎要顶到肩膀了。在他前方，这架“黑鹰”直升机的机舱两侧挤满了他的队友，那是十二个身着沙漠迷彩服、外套防弹背心的年轻小伙子。

他太熟悉这些面孔了，就像兄弟一样。马特已有五年军龄，二十六岁左右，陆军上士军衔，他和队里一些老兵一起生活训练了多年，甚至还和其中几个一同通过了基础训练、伞降技能学校和游骑兵学校^①的训练。他们到过世界各个地方，韩国、泰国、中美洲……几乎比亲兄弟更了解对方。他们曾一起酩酊大醉，一起奋勇战斗，一起睡过森林草地，一起高空跳伞，一起翻越高山，一起激流勇进，一起在炎炎烈日下暴晒，一起在冰天雪地中挨冻，一起忍饥挨饿，一起消磨时光，还曾无休无止地拿彼此的女朋友或是没有女朋友的事开玩笑，甚至深更半夜开车溜出本宁堡，只为找回某个在维多利大道的路边小饭馆或是脱衣舞俱乐部里一醉方休，还把酒吧老板气个半死的同伴。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磨炼，都是为了眼下这一刻。这个瘦高个中士第一次担任小分队队长，他为此而紧张不安。

原谅我们这些罪人，从此刻，直到我们安息，阿门！

此时是1993年10月3日，下午三时左右。马特率领的第四小分队是参与本次行动的美国游骑兵部队和三角洲部队中的一股。这些行动部队将按照预定计划，空降于摩加迪沙的心脏地带，对哈勃吉德部族的领导人会议实施一场突袭。这支以军阀穆罕默德·艾迪德为首的暴力武装集团已经挑起了同美利坚合众国的战斗，而且毫无疑问，他们正节节败退。今天的目标是艾迪德的两个高级幕僚。实施逮捕后，他们会被关押到索马里南部港口城市基斯马尤外海的一座小岛上。那里关押的鹰派部族首领正日益增多。在这次快速抢攻中，游骑兵的四支小分队分别负责把守目标建筑的四个角落。埃文斯曼的第四小分队的任务很简单，那就

① 美国陆军精锐特种部队训练学校。

是滑降到西北角，建立起防线。目标建筑物内属于三角洲部队的行动区域，游骑兵负责把守四角，无人能再进入其中。

算上之前的演习以及六次行动，他们完成这样的任务足有十几次了，可谓手到擒来。在埃文斯曼的脑海中，任务航线清晰无误。落地后该朝哪个方向开进，战友们将在什么位置，他都一清二楚。从飞机左侧索降的士兵将在街道左侧集结；右侧索降的士兵将在街道右侧集结。然后各自从左右两侧出发，医疗队员和新兵夹在队伍的中间。一等兵托德·布莱克伯恩是埃文斯曼机上最年轻的成员，他刚从佛罗里达高中毕业，还没进过游骑兵学校，得有人照应。另一名中士斯科特·伽兰汀年纪大些，可也还缺乏在摩加迪沙的战斗经验。照看好这群年轻人的担子现在全落到埃文斯曼的肩上了，他感到沉甸甸的。这次出来执行任务，他们都是他的人。

他是小分队的头儿。在前排坐定后，他接过一副耳机。这是一个巨大的头戴式耳机，附有话筒，一根黑色电线将它与飞机天花板上的一个插口相连。他摘下钢盔，将耳机戴到了头上。

有名机组成员拍了拍他的肩膀。

“马特，离机前一定要记得先把这个摘下来。”他指着电线说。

就这样，他们挤在闷热的机舱中，在停机坪上等了约有一小时。呼吸着刺鼻的柴油味的同时，身体也因防弹背心和装备包裹而不停地淌汗。他们焦虑地抚弄着手中的武器，都预感着这项任务还没等出发就会被取消。这是常有的事。平均下来差不多每拉二十次警报才会有一次是动真格的。五周前，刚到摩加迪沙时，他们还激动万分。每次登机时，他们的欢呼声都会从这架“黑鹰”传到那架。现在，登乘这种直升机对他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再也激不起他们的斗志了。

他们在等待今天行动的暗语，“艾瑞尼（和平女神）”。这是一支令人生畏的战士和机器组成的部队。四架凶悍的AH-6型“小鸟”直升机停在一旁，那是一种气泡型双座舱攻击直升机，可以在全地形上空飞行。为了此次任务，“小鸟”挂装上了火箭弹，这还是头一回。前两架“小鸟”将首先扫荡目标建筑，排除障碍，后两架则负责后卫协助。这四架“小鸟”的舱外两侧都加装了座椅，用来搭载此次突袭的先头部队，三角洲部队的C中队。它是美军最神秘的三支突击队之一。紧随这股攻击力量之后的，是八架加长运输型“黑鹰”：两架搭载着其他三角洲部队及其地面指挥官，四架负责投送游骑兵部队（即佐治亚州本宁堡

游骑兵第 75 团三营 B 连)，还有一架属于最精锐的战斗搜寻救援小组，最后一架则乘坐着此次任务的两位指挥官——汤姆·马修斯中校，他的职责是协调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第 160 特种作战航空团；以及三角洲部队的加里·哈瑞尔中校，他负责指挥地面部队。执行地面护送任务的车队正在大门外列队待命，由九辆宽体“悍马”和三辆五吨卡车组成。卡车届时将负责押运俘虏并撤回突击部队。“悍马”上已坐满了游骑兵队员，三角洲突击队员以及海军特种部队的分支——“海豹”突击队第六小组的四名成员。算上已经升空的三架监视直升机与高空侦察机，共有 19 架飞机、12 辆汽车以及约 160 人参与此次行动。这是一支整装待发的强大部队。

看来此次任务势在必行了。游骑兵特遣部队司令官威廉·加里森少将出来亲自为他们送行。这可从未有过。他身材瘦高，头发灰白，身着沙漠迷彩服，嘴角还叼着半支没点燃的雪茄。从一架飞机走到另一架，还在每辆“悍马”前停留了一下。

“小心点。”他操着一口独特的德克萨斯腔慢吞吞地说道。

接着，他又走向下一个人。

“好运。”

再下一个。

“当心点。”

不停运转的机器震得大地都在颤抖，令人血脉贲张。能亲身参与其中，能成为炫耀美国军事威力的这一记重拳的一分子，的确是激动人心的。真为那些螳臂当车的敌人感到悲哀。配好枪支弹药，紧握自动武器，防弹背心下，是他们剧烈跳动的心脏。他们暗自又最后检查了一遍：重复祷词，再三检查武器，演练精确的战术动作，举行简短的出发仪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着准备。所有人都清楚，此去险象环生。这是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胆强攻“黑海”地域的行动。那里是摩加迪沙市中心，是哈勃吉德部族势力范围的核心，也是军阀艾迪德的据点。目标是一座三层平顶石头小楼，外墙刷着白灰，堪称这座城市里所剩无几完好无损的现代大建筑之一。周围是一座座铁皮顶小屋。而在那一条条如迷宫般纵横交错的土路上，正潜伏着成千上万的武装分子。街道两侧都种着仙人掌科植物。没有一幅正式的地图可用。这是个纯粹的印第安国度。

战士们亲眼看着火箭弹被搬上一架架“小鸟”。之前执行任务时，加里森可

从没下过这样的命令。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遇上大麻烦。所有人都带上了尽可能多的武器：战术背心的每个口袋里都塞满了弹药和手雷，而水壶、刺刀、夜视镜以及其他他们觉得会在这次白天突袭中增加负重的装备则被扔在了营地。即将登场的战斗并没有使他们太过困扰。一点也没有。他们是掠夺者，有着钢铁意志的复仇者，不可阻挡亦战无不胜。他们此时此刻的感觉是，在浪费了整整六周的光阴后，这下终于能去狠狠教训那些索马里人一顿了。

15：32。“黑鹰超级64号”上的分队长终于在内部通讯系统里听到了一级准尉迈克·杜兰特的声音，清晰而令人愉快。

杜兰特宣布，“操他娘的‘艾瑞尼’。”

部队开拔了。飞机从海边破旧的机场直冲云霄，立刻融入到印度洋与蔚蓝天空的海天一色之中。他们悄无声息地从一堆堆满垃圾的白色沙滩上掠过，低飞时甚至可以清楚地看见奔涌的浪涛拍打着海岸，激起一排排平行的浪尖。飞机排着紧密的队形开始向内侧倾转弯，兜过海岸线后直奔西南而去。小伙子们斗志昂扬，坐在机舱两侧，双腿伸出舱外，悬在空中荡来荡去。

午后阳光的照耀下，摩加迪沙犹如一幅画卷在沙漠朦胧的地平线上渐渐铺展开来。这画面太亮了，仿佛世界镜头的光圈突然被彻底打开了。远远望去，赭色的沙子铺成的街道，西班牙风格的瓦片以及生了锈的铁皮屋顶使这座古老的港口城市呈现出一片赤褐色。历经多年的内战劫掠，华丽的白色清真寺古塔成了这里唯一矗立的高大建筑——伊斯兰教是索马里人唯一尊为神圣的东西。周围灌木丛生，最高的树也只能勉强遮住低矮的屋顶。一些石墙上隐约可见黄色、粉色、还有灰色的印迹，那是战前文明消逝留下的残迹。整座城市沿海而建，东临沙漠，西滨闪亮鬼蓝的海洋，说不定以前曾是一处安静的地中海度假胜地。

直升机编队先从城市上空掠过，又贴着海面滑翔而归，再倾斜着右转，沿西边向西北前进，之后，摩加迪沙可怕的现状开始在地面一一呈现。简直就是千疮百孔，满目凋零。这座城市就像被一场致命瘟疫席卷过了一般。仅有的几条人工铺设过的街道已是破败不堪，四处堆满了小山一样的垃圾、碎片和焚烧过后锈迹斑斑的汽车残骸。尚未沦为灰色废石堆的那些墙壁和建筑上，弹孔星罗棋布。电线杆正以一种不祥的角度斜插着，看上去就像伏都教的图腾，杆顶还支棱着一根根“骇人”的长发绺——那是残留的硬线头，至于电线，早就被剥去拿到繁荣的黑市上卖掉了。公共广场庞大的石座上，昔日独裁者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

的雕像早已不复存在，不过，推倒这一国家象征的群众并不是出于对革命的热情，而是觉得那块破铜烂铁还值几个钱。仅存的几座旧政府建筑和大学校舍里都住满了难民。所有值钱的东西已被洗劫一空，就连金属窗框、门把手和铰链也难逃此厄运。晚上，透过以前工学院教室的三、四层窗户，依稀可见里面闪烁着篝火的光亮。空地上密密麻麻挤满了流离失所的人们搭起的临时小木屋，房顶铺着破布、从垃圾里捡来的碎木头以及生了锈的铁皮。从飞机上俯瞰下去，它们就像城市生了晚期脓疮。

“超级 67 号”上，埃文斯曼在心里再一次温习着行动计划。等他们到达街道，三角洲队员应该已经拿下目标建筑了。那些家伙到时会将索马里战俘集中起来，并击毙任何愚蠢反抗的人。据情报讲，这栋房子里有两个大人物，都是艾迪德的亲信，也正是此次任务的头号目标。在三角洲部队执行任务时，游骑兵负责警戒，而卡车和悍马组成的地面护送车队将穿越城市，直抵目标建筑。待将犯人押解上车后，突袭部队和警戒部队便登上后部车辆，和所有人一起返回基地，顺利的话，还赶得及去海边美美地度过这个周日下午。整个行动估计也就一小时。

为了能给“黑鹰”上的游骑兵们腾出空间，后排座椅早被卸掉了。除舱门附近外，其他士兵要么蹲在弹药箱上，要么则干脆坐在地板上的凯夫拉防弹板上。他们身着沙漠迷彩，外套凯夫拉防弹衣，戴着头盔、护目镜以及厚厚的皮手套，最外层的战术背心还塞满了重达 50 磅的装备和弹药。即便最瘦弱的人在这一层层装备的武装下也显得如机器人一样庞大笨拙，令人望而生畏。而平时在机库里，他们只穿深棕色的 T 恤和短裤，大部分看起来还是长着粉刺、稚气未消的青年，平均年龄也只有 19 岁。他们为身为游骑兵而自豪。那些枯燥到令普通士兵抓狂、与战争根本无关的日常琐事根本与他们沾不上边。游骑兵所有的时间都是用来受训备战的。他们更适应战争，动作更迅捷，行动更出色——“游骑兵，做前锋！”是他们的座右铭。这里的每个人都经过了至少三重考验才得以进入游骑兵团，先要加入陆军，再成为空降兵，最后才能当上游骑兵。他们个个堪称精英，是这一代人中的先锋表率，是依据陆军的理想标准精挑细选的——男性，而且据统计，几乎清一色白人（在一支 140 人的连队里，仅有两名黑人）。其中有些属于职业军人，像拉里·佩里诺中尉，他是西点军校 1990 年的毕业生；有些则是成绩优异，纯粹为了追求挑战而来到这里，像第二小分队的军士约翰·沃德尔，他入伍前曾以 4.0 的平均分毕业于密西西比州纳齐兹市的一所高中；

有些是为体验感官的刺激而铤而走险；还有一些则是想改造自我：高中毕业后，发现无处可去，沾染上了吸毒、酗酒、违法乱纪等恶习。和那些秋天就要进入大学校园学习的同龄人相比，他们更加老成。大多数游骑兵都曾遭受过虐待，都曾品尝过失败的滋味。但这里绝对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每个人为了加入游骑兵队伍都曾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甚至可能超越了生命中对以往其他任何事的投入。那些曾劣迹斑斑的人经受了严酷的考验。顽强的外表下，多数人成了最狂热的爱国者和理想主义者。他们逐字逐句地实践着那句征兵广告语：

做最好的自己。

他们志存高远，严于律己。健硕的体魄，利落的平头——两侧和后脑勺完全剃光，还有轻哼而出的“呼—哈”礼节都令他们与众不同，他们自视为最具雄心壮志，也最出色的部队。一旦有机会，许多人都渴望着能升入特种部队，哪怕被选去接受三角洲部队的考验也好。此次任务正是由那支强大、神秘的超级部队引领的。当然，只有佼佼者才有机会收到邀请，选拔通过率更是低达百分之十。在这个由来已久的等级制度中，如果说游骑兵处于较上的位置，那么三角洲部队则是高高立于顶峰。

这些游骑兵小伙子们明白，战斗经历才是通往顶峰最有效的途径。到目前为止，在摩加迪沙的生活一直都是些小打小闹，几乎成了别人的笑柄。总是说战争一触即发，却从来没有过“一触”。即使是那些仍然如当初一样刺激的任务，在数量和规模上也越来越微不足道了。被他们称为“皮包骨”或“蠢货”的索马里人虽说偶尔还会放些冷枪，让年轻的游骑兵们热血沸腾，以猛烈的火力还以颜色，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交火还未出现过。

真刀真枪地干一场才是他们想要的。即便偶尔会有犹豫顾虑，他们也都掩饰得很好。的确，和其他人一样，许多人最初对战争恐惧不已。不过，这种感觉到现在已经消失殆尽了。特别是在游骑兵训练中，几乎四分之一的志愿者都遭到了淘汰，这可不是个小数目，那些最终有资格戴上游骑兵徽章的战士，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年纪轻轻就取得如此成就而感到振奋和骄傲。庸者下，能者上，这就是优胜劣汰的规则。接下来便是周复一周，月复一月，乃至年复一年的不同断训练。年轻的小伙子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在真正的战场上大显身手。他们就像一支全明

星橄榄球队，忍受了连续数年日以继夜的摸爬滚打和危险重重的演练，却没有一次机会参加正式比赛。

他们渴望战斗。那些从过去战争中流传下来，卷了角的平装备忘录成了连队里最受欢迎的读物，其中很多都是以前的游骑兵写的。他们感受着字里行间流露的亲密友爱和同志情谊，既为那些负伤残疾的家伙感到遗憾，也为那些能在残酷战斗中存活下来的前辈们感到骄傲。他们仔细揣摩着一张张旧照片，那上面的年轻人看起来又脏又累，下身穿着迷彩裤，干瘦的脖子上挂着“狗牌”^①，彼此搂着对方的肩膀，站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透过照片，他们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身边是一样的战友，脚下是一样的战场。只有战斗才是真正的检验，唯一算数的检验。

中士迈克·古德尔在离开伊利诺斯州时曾试着向母亲解释这个问题。身为护士的母亲对他的“虚张声势”表示怀疑。

“为什么人人都想去打仗呢？”她问。

古德尔回答说，就像一名护士，在经过所有的专业训练之后，却几乎没在医院里工作过。就是那样一种感觉。

“你只是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真能胜任这份工作。”他解释道。

备忘录中的那些家伙们已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现在，轮到新一代的游骑兵们了。检验他们的时刻到了。

直升机里的战士没有一人对索马里的了解能足够其写出一篇高中论文。可这又怎样？他们毫不迟疑地参了战。军阀混战已经使这个国家千疮百孔，饥饿将这里的人们逼到了生死边缘。然而，每当别国运来救济粮时，邪恶的军阀就将其据为己有，还杀死了阻拦的人。不能再袖手旁观了，让最强悍的勇士来铲奸除恶，结束这一切吧。无须再言。自游骑兵八月底抵达这里以来，他们的所见所闻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摩加迪沙就像梅尔·吉布森的电影《疯狂的麦克斯》里经历过末日浩劫的世界，一个被武装暴徒帮派统治的世界。而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彻底击溃罪恶的军阀们。

埃文斯曼一直以身为游骑兵的一员为荣。但他还说不上来当小分队的头儿是个什么感觉，即便这个职位是临时的。他是暂时顶替的。副排长回国探亲去了，

^① 美军专用身份识别牌。

增补的那个又突发癫痫病，也被遣送回国了。作为小分队里资格最老的队员，埃文斯曼只好迟疑地接过了这项任务。这个早晨，在食堂的弥撒上，他为此祈祷。

终于起飞了。埃文斯曼感到浑身的力量在膨胀，当朝外望见整支飞行编队时，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这是一支拥有尖端科技装备的军事力量。目标建筑的上空早已盘旋着最灵敏的情报支援手段，包括卫星、高空飞行的“猎户座”巡逻机和三架 OH-58 “基奥瓦”侦察直升机。“基奥瓦”的外形和气泡型驾驶舱设计的“小鸟”直升机相似，但其顶部装有五英尺高的球茎状观察镜，此外，其配备的摄像机和无线电通讯设备能够将战场实况即时传出，使坐镇海滩边联合指挥中心里的加里森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随时洞悉一切。电影制作商和流行作家们或许都曾极力想象过美国军队的顶尖作战能力，但此处才是真正的战斗。一部装备精良的战争机器就要发动！美国最精锐的部队即将出战！马特·埃文斯曼中士正是其中的一员！

2

距离目标建筑只有三分钟的航程了。戴着耳机，埃文斯曼能清楚听到大部分通话频率，其中包括本次行动的总指挥系统，它连接着地面车队指挥官、上方“黑鹰”指挥控制直升机里的马修和哈瑞尔以及坐镇联合作战中心的加里森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飞行员之间另有独立的通讯网络同马修相连。三角洲部队和游骑兵部队也有各自的内部通联网。执行任务期间，市内所有其他广播频率都会遭到干扰。沙沙的静电噪音后，埃文斯曼听见了许多镇定的话音重叠在一起，各单位正在为突袭做着最后的准备。

“黑鹰”直升机由北方低空飞入城市上空。“小鸟”已先行一步，正接近目标建筑物。此时还有取消任务的可能。

目标建筑附近的街道上烧起了轮胎，警报瞬间被触响。以往，索马里人都是用火来预警和召集民兵的。他们是在飞向埋伏圈？

“下面的轮胎是烧了很久了，还是刚被点燃的？完毕。”一名“小鸟”驾驶员问。

“今早我们一起飞，它们就烧起来了。”一名侦察机飞行员答道。

“还有两分钟。”“超级 67 号”飞行员提醒埃文斯曼。

“小鸟”已经飞入“着陆”位置，它们突然爬升，然后俯冲掠过目标建筑，机身外挂的火箭弹和机枪都对准了下方。各单位开始一个接一个重复本次突袭行动的暗语“露西”：“罗密欧 64”——哈瑞尔中校；“基洛 64”——斯科特·米勒上尉，三角洲突击队指挥官；“巴伯 51”——头架 AH-6 型“小鸟”上的老牌飞行员一级准尉兰迪·琼斯；“朱丽叶 64”——迈克·斯蒂尔上尉，也即搭乘杜兰特座机的游骑兵指挥官；“制服 64”——丹尼·麦克奈特中校，负责指挥地面护送车队，随时准备带领部队撤出。车队已经开至距离集结点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了。

——这里是罗密欧 64，通知所有单位。露西。露西。露西。

——这里是基洛 64，收到露西。

——这里是巴伯 51，收到露西。

——朱丽叶 64，收到露西。

——这里是制服 64，收到露西。

——所有单位，露西。

下午三点四十三分，联合作战中心的屏幕上，一大群人清楚地出现在了摩加迪沙的街道上，人数之多，前所未见。奥林匹克饭店是这里最显眼的地标性建筑。那是一座白色五层大楼，看上去就像由矩形石块堆砌而成，每层都有方形露台。一个街区以南，街道同侧还有一座结构相似的大楼。这两栋建筑在门前宽阔的哈瓦迪大道上投下了一片长长的阴影。与哈瓦迪大道相交叉的是几条脏兮兮的巷子。路口处，地面飞舞着扬沙，在午后光线的照射下呈现出醒目的铁锈色。街边的院里和门外种着树。目标建筑就位于哈瓦迪大道上，在奥林匹克饭店北部一个街区的对面。整座建筑呈 L 形，同样是石块堆砌的建筑风格。它的后部有三层，而前部只有两层，顶端是个平台，背后还环绕着一个朝南的小院子，周围是一圈高高的石墙，看起来就像一整个独立的长街区。大门正对着哈瓦迪大道，路上汽车、行人和驴车川流不息。这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下午。而这处目标离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巴卡拉集市中心，只有几个街区远。当地人已经习惯了经常飞来飞去的直升机，所以，当头两架“小鸟”从头顶北部横扫而过，又向东急转弯侧飞，并最终飞离时，下面的人群甚至连头都没抬一下。

两架直升机也没有开火。

“一分钟倒计时。”“超级 67 号”上的飞行员通知埃文斯曼。



三角洲部队负责先行扫荡目标建筑。游骑兵们将紧随其后，从“黑鹰”索降到地面，并在目标街区周围建立防线。

三角洲突击队的队员们分坐在四架 MH-6 型“小鸟”气泡状机体外的座椅上。每架直升机都搭载着一支四人小分队。他们身穿黑色防弹背心，头戴塑料滑板盔，里面还附有耳塞和麦克风，以便时刻保持联系，军装上没戴任何特殊标识。飞机抵达目标后，于低空悬停在街道上方，队员们随即扫了一眼下面的人群。只见那些人仰起震惊的面孔，挥舞着双手，比划着，似乎正猜测飞机上的人落地后要干什么。随着“小鸟”的接近，它们四散而逃。行人和汽车也都分散开来。直升机旋翼卷起的狂风将一些人扑倒在地，还撕裂了几个妇女五颜六色的长袍。居高临下的游骑兵发现地面上有些人正对着他们举手示意，好像在跟他们叫板。

首批两架“小鸟”迅速在目标建筑以南的一条窄巷子里降落，卷起了地上厚厚的尘埃。漫天飞扬的尘土使飞行员和两侧座椅上的队员们根本无法看清下面的情况。一架直升机这时发现它的原定着陆点被前一架占了，只好右倾转弯向西兜了个圈子，最后直接降落在了目标建筑正前方。

第四架“小鸟”悬停在空中，机上的三角洲小队长，诺姆·胡登上士此刻感觉头顶的旋翼有如利刃一般，几乎正贴着目标建筑的外壁划去。待“小鸟”降至最低点，胡登和队员们赶紧将空降绳索踢出机外，又最后检查了装备，准备滑降至地面。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短距离的滑降。离地仅有一公尺。

刚一着陆，队员们便直奔目标建筑而去。拿下这样一栋房子是三角洲部队的强项。兵贵神速。当一间挤满人的房屋突然响起爆炸、充满烟雾和闪光时，里面的人会暂时惊慌失措，丧失判断力。经验表明，大部分人此时的反应是卧倒并向角落移动。只要抓住这一战机实施逮捕，大多数人都会乖乖束手就擒。迄今为止，游骑兵们已经多次目睹过三角洲队员执行类似行动了，他们迅如疾风、势如闪电，敌人根本来不及反抗。不过，几秒钟的拖延就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留给屋内人的反应时间越长，也就越难制服。

率领先锋突袭小分队的是马特·瑞尔森上士。滑降到南边的一条巷子后，他们立即向目标后院投掷了几颗闪光弹，跟着便发起了总攻：撞开金属大门，跃过台阶，箭步冲进屋内，大声喝令所有人趴下。胡登的四人小分队则同保罗·贺威中士的队伍一起，打算从目标建筑的西翼杀人。这一侧正对着哈瓦迪大道。胡登

带人冲进了一座房子，只见墙上涂满了打字机、铅笔、钢笔以及各种办公用品五颜六色的卡通画，原来是家“奥林匹克文具店”。店内的六七个索马里人一听到咆哮声便迅速趴在了地上，还听话地把手放到了身前。这时，外面传来了枪响，远比之前任何一次任务的都要密集。几步远处，贺威率队冲进了路边的另一座房子。这名壮硕的上士一脚便将门口一个吓呆了的索马里人踢倒在地，紧接着端起手中的CAR-15步枪，不分青红皂白就向屋内扫射。这种枪通体乌黑，设计前卫，顶端的刺刀座上还挂有泵动（推拉式枪机）霰弹枪。迅速夺取控制权至关重要。可惜这里只是处仓库，堆满了麻袋和杂七杂八的东西。

两支小分队都清楚他们的目标是一处居住点，于是迅速撤回到街上，沿哈瓦迪大道向南狂奔。路口左拐后，他们终于发现了队友已经开始抢攻那座院子。但刚一转弯，迎面便遇上了一股猛烈的沙尘暴。“黑鹰”到了。

搭载着三角洲部队地面指挥官和支援分队的第一架“黑鹰”闪着信号灯，悬停在了哈瓦迪大道上空，此处距目标建筑以北有一个街区远，机上的米勒上尉和其他突击队员索降到地面。他们同另一架“黑鹰”上搭载的三角洲队员一起，组成了此次突袭的第二波力量。紧随其后的是分乘另四架“黑鹰”的游骑兵部队。他们将索降到街区四角的指定位置，为突袭部队构建外围防线。

“超级 66 号”盘旋在西南角，绳索已经放下，第三小分队开始两人一组从机身两侧滑降至地面。他们的头儿对探身出舱的战友大喊：“别怕！”轮到科尼·托马斯中士了，他抓紧绳子，心想：“妈的，说得轻松，要跳出去的又不是你！”

“超级 67 号”也到了哈瓦迪大道上空，悬停在了两个街区以北。驾驶员通知埃文斯曼：“准备绳索。”

第四小分队距地面约有 70 英尺，这比他们之前任何一次速降都要高。路上的尘沙不停飞进敞开的舱门。还要等待另四架“黑鹰”就位才能行动。埃文斯曼心想，盘旋的时间太长了，太冒险了。尽管旋翼和引擎的噪音震耳欲聋，但他还是能听到噼啪的枪声。这样一架飞机悬停在空中，简直就是个活靶子。三英寸粗的绳索仍旧盘绕在机舱两侧门前。专业军士戴夫·迪莫和中士卡萨·乔伊斯守在右侧舱门旁待命，而左侧舱门边打头阵的是那个小家伙布莱克伯恩。飞行员终于发出了指令，他们立刻将绳索踢出机舱，不料一条绳索的末端竟落在了一辆汽车车顶。这又耽误了一会儿时间。“黑鹰”猛地向前一甩，试图将绳索从车顶荡下去。